

頤道堂文鈔

頤道堂文鈔卷二

錢塘 陳文述 退庵

書李空同集後一

世皆稱明李夢陽之詩爲復古其名在前後七子上非直稱其詩也兼稱其人以爲正直忠鯁余讀其詩文核其本傳參以諸家所紀載蓋謫變狂謬者流無所謂正直忠鯁也方其應詔言事也劾外戚壽寧侯帝以后母金夫人之言而不肯予杖以洩宮闈之憤並切責壽寧侯則容善納諫之虛衷夢陽窺之稔矣旣而途遇壽寧侯擊以馬箠折其二齒此甚類市井無賴所爲較之灌夫罵座更爲過之夢陽何爲而出此也然猶曰氣質之偏也其代韓文諸人

起草劾劉瑾也既爲瑾摭以他事下獄夢陽果不畏強禦  
則如楊椒山之所爲可也何必以片紙呼對山救我自惜  
其命而不愛他人之鼎彼對山者不自愛其鼎以徇人者  
也交失者也然猶可曰事有輕重權變也其官江西提學  
副使也以諸生故笞淮王府校詔下御史江萬實按治夢  
陽恐萬實之右王也許萬實詔下總督陳金行勘夢陽卽  
僞撰萬實劾金疏稿以怒金金檄布政司鄭岳勘之岳賢  
者也夢陽又搆岳子法通賄事以要之此豈正直者所爲  
耶詔遣大理卿燕忠往鞠旣罷夢陽官亦褫岳職法行私  
有跡謫戍實則寧王宸濠助夢陽劾岳所致也且宸濠何  
如人也淮南吳濠之流逆節久著是以衡山卻聘而不往

子畏佯狂而告歸夢陽負海內盛名乃爲撰陽春書院記  
此豈陸游南園記之比且畫院中有李空同藩府宴歸圖  
則當日之狎昵可見例以太白夜郎之流尙爲輕縱亦旣  
冠帶閒住矣閉戶著書可也乃益跣跣負氣治園池招賓  
客日從俠少射獵晉邸繁臺間自號空同子何其豪也然  
此乃李將軍失職怏怏不得志所爲文人出之學問之氣  
漸滅盡矣王元美謂其居官日僚屬有不協者輒自起手  
批其頰宴客則自居上座使客居下座此何禮也夫人有  
捄我之恩感之者人情也不感則已非而又負之夢陽於  
壽寧侯之獄羅玘救之江西之獄何大復救之劉瑾之獄  
對山救之宸濠之獄以黨逆爲御史周宣所劾大學士楊

廷和救之尚書林俊救之李西涯亦救之僅坐作書院記  
削籍而中山狼樂府不免流傳於世或云負康德涵也或  
云負林見素也雖主名不定亦可見夢陽之負心爲不可  
沒也矧踣于兄毆於姊扼于甥使非不近人情何致見殘  
骨月詩人溫厚乃乖戾若此耶卽其言詩亦甚乖謬夫詩  
宗漢魏似已然漢魏之詩不一家唐人宗少陵似已然唐  
之名家不少卽少陵詩亦不一格夢陽詩全以摹仿爲能  
夫摹仿則未有不流爲剽竊者也觀其與徐氏論文書述  
功也駁何氏論文書仲默也以元白韓孟皮陸爲入市攫  
金登場角戲申柔澹沈著含蓄典厚之旨而薄俊語亮節  
豈知元非白比韓孟與皮陸不可同年語而仲默之所可

自立者正在俊語亮節也又謂仲然必熟讀于邱必開詩  
庶獲不遠之復否則終身野狐禪其命意尤使人不解然  
至今盛稱者何也曰夢陽詩尊杜論者震於其名每以  
少陵功臣則又不然少陵之詩元微之稱之李義山稱之  
嚴滄浪稱之宋元以來苟非大乖謬未有不稱之者不待  
夢陽也或以諸人但知尊杜不知學杜夢陽則學杜神似  
不知少陵詩所以獨絕者全在尊君愛國之心觸物感事  
油然而生不在佞哀詐泣俚質生硬也唐之韓昌黎白香  
山李玉溪宋之黃山谷陸放翁金之元遺山及明季之顧  
亭林陸桴亭皆能師其意不師其詞斯爲善學杜者若以  
生吞活剝爲學杜摹擬剽竊爲尊杜此則杜之罪人耳何

功之有又或以提倡七子爲夢陽功夫七子則自有七子之本色在今觀諸人所作似夢陽者皆不佳則夢陽之爲功亦僅而譽者不察之甚矣且當日未嘗無攻之者未中其窾要故愈攻而焰愈張明季首攻之者莫如牧齋牧齋之意祇在爭壇坫之名故摘訾其字句而於詩之是非均未有所得且未嘗論其爲人近日袁蔣諸人統以七子連類共譏不知七子詩有美有惡人亦有狂有狷而摹擬剽竊之弊與桀驁乖僻之行惟夢陽爲獨盛乎余生也晚雅不欲掙擊前輩以爲高竊以詩之爲道以言志非以立名牛耳騷壇實爲敝習夢陽所作未嘗無雄駿之篇而摹仿者十九至其論詩純以意見爭勝負不可以示後之學者至

其素行由前觀之則尙屬僞君子由後觀之則竟成真小  
人余恐後之學者學夢陽之詩而因學夢陽之爲人則有  
關于世道人心者甚鉅故詳論之俾讀者有所攷焉

書李空同集後二

客難陳子曰子之責夢陽過矣夢陽詩不免摹仿之病至  
其人則固倖直自好氣質之偏或有之其心術則固君子  
也不觀上孝宗二病三害六漸之疏乎子何責之過甚也  
余應之曰夢陽一生亦祇有此疏可取耳然其論元氣之  
病以大臣被彈劾得直之後恬然作官爲非又以大臣親  
喪服闋起復不俟詔爲無禮義廉耻何立言之過當也獨  
不觀其行事乎宸濠之懷不軌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強奪

民田億萬計民保若自固濠欲兵之鄭岳爲布政力持不可而止則濠之跋扈岳之正直不待智者而決矣夢陽旣附濠濠因助夢陽劾岳去之忠於爲國者固如是乎明史鄭岳本傳夢陽執岳僕僞令言岳子受賄宸濠又爲夢陽囚掠汴搆成其獄夢陽惡跡彰然矣濠敗中外交薦岳而夢陽幾以黨逆誅免于誅者倖也其與楊一清書尙以潛消跋扈之氣隱以自解此乃自古文過飾非之辭所謂欺世而無忌憚者也陳金縱狼兵爲暴婉諷之可也正告之可也力排而嚴劾之因以去官獲罪亦可也皆不出此而但令諸生見上官毋拜以爲不畏強禦此非以傲狠之凶德壞士習以壞風俗乎使夢陽得志則僨事必甚于王安

石也孝宗之不用夢陽國之福也大梁書院田碑云寧僞  
言欺世而不可使天下無信道之名寧矯情干譽而不可  
使天下無仗義之稱則夢陽之心術顯然畢露非特氣質  
之偏矣廣信獄前後記及懼聞記力辨已誣今觀其文大  
抵皆強詞奪理欲蓋彌彰劉健云狂妄小人燕忠云夢陽  
善訐人陰私故人皆畏之可謂深知夢陽者王鳳洲言夢  
陽廣信之獄血氣與義氣各半其實與宸濠合謀以排鄭  
岳何異馬融之陷李固尙何義氣之有蓋誤信夢陽諸記  
之自辨耳何李之競人以爲兩人爭名不知曲在夢陽也  
仲嘿曾救夢陽夢陽先訾仲嘿且仲嘿書多遜詞而夢陽  
復書則竟涉嫚罵在獄與仲嘿書備極情欵得釋則排擠

不遺餘力與周祚書所謂一二輕俊之士卽指仲嘿且其爭在仲嘿救夢陽江西獄解之後其曲直果安在也卽爭名亦咎在夢陽若仲嘿有與爭名之心則當快夢陽之死又何必委曲以救之耶仲嘿作海叟集序推爲明初詩人之冠乃因夢陽先爲作序謂景文師法子美故從而譽之此乃文人標榜之習不足據也朱睦㮮所撰夢陽本傳頗多曲筆與明史異或言以爲君子之過而諱之不知睦㮮本周王府鎮國中尉夢陽父正曾官王府教授故夢陽於周府蹤跡甚密阿私之言亦不足據也子以上孝宗書謂夢陽爲君子此亦如匡衡之奏疏馮融之經術劉棲楚之犯顏極諫非無片善足錄而卒不免小人之歸何足爲夢

陽解耶提學副使屬總督監司五日會謁巡按令甲也陳  
金爲總督而夢陽不肯爲之屬曲不在金也江萬實爲巡  
按夢陽不往謁又救諸生無謁上官曲亦不在萬實也淮  
王府校與諸生爭夢陽笞校萬實督責諸生其過略相等  
也夢陽手銀鐙率諸生往鑠萬實萬實走免此何典故何  
情狀耶其曲直安在耶淮王奏下御史按治而一訐萬實  
再訐鄭岳並撰萬實僞疏以怒金致陳金不敢復勅夢陽  
之奏則夢陽之陰險恣橫人所共畏可概見矣律以凌轢  
同列挾制上官仍以冠帶閒住而舉夢陽僞疏之劉喬與  
鄭岳並褫職劾夢陽侵官不俟命經去之吳廷華亦奪俸  
不可謂非寬典也羈廣信獄諸生萬餘爲訟寃不聽劾豈

非陽以振士氣爲名而縱之簡傲使凡爲提學者盡如此則士習尙可問耶吾故曰壞士習以壞風俗者此也夢陽作內弟左國玉墓志以說康海見瑾乃國玉之謀而已不與然則對山救我四字何自而來今固垂諸史冊也且無手書對山何肯救非見瑾何能救夢陽此亦情事之顯然者而曲筆文飾迨清夜捫心難逃公議而故紆迴其辭非特欺國王欺仲嘿且欲欺天下後世矣嘉靖初禮部主事豐坊隨其父學士熙泣諫大禮受杖闕下頗著直聲及父卒戍所坊乃言非父本意忽走京師上書請追崇與獻王宐稱宗入太廟世宗用其言而不錄其人於是見絕于清議較夢陽之附逆誣善事雖不同而墮節喪心則一也其

晚年之恃才凌物不自知恥亦略相等人知坊之惡而不  
知夢陽者以夢陽工于飾非欺世雖賢者亦爲所惑也并  
及之以待後之知人論世者

書李空同集後三

客曰子論夢陽之爲人則信然矣然其詩規仿漢魏宗法  
少陵復古之功不可沒也余應之曰子亦嘗取夢陽全集  
細讀之乎樂府豆娘子云豆卿子卿娘子豆娘禽言云東  
有木公西王婆君馬黃云大兵拆屋梁中兵搖楣櫨小兵  
無所爲張勢罵蠻奴空城雀云兩人恰欲抽身雀便復集  
襄陽浣婦云父子俱覲妃嬪如煙白雲歌云招白雲兮會  
天鬼五言古詩雜詩云狐心生暗鬼月夜云仲月元鳥集

蚯蚓蟠于廬平坡寺云恍疑出氛圍鏡光閣云利義各有  
癖苦熱云推案忽大叫蓐馭何時返酬秦子云人生本無  
泮除夕云似讓還非讓黃衢云蠶室爛生氣十二月朔云  
玉輦親牛豕重瞳注鹿羣上方寺云潦水夾明鏡登城東  
樓云蚊蟲撲面遊七言歌行初度云我本與爾同肉血解  
酋云要錢勒酒仍要雞苦雨云兒驚屢叫安之乳又云疾  
電繞床亂走鼠送人云君不見唐時鄭虔道高腹無飯鳴  
呼行云拖男抱女盡向北龍沙行云高牙大纛苟不戰澗  
陽云匡廬清波滾明月送田生云駕鵝鳩鴈交跟蹌新縣  
云一軍盡驚床夜徙觀燈行云借問幸臣誰云是李師師  
李進士醉歸圖云汝昔出門驢無騎吳偉松窗讀易圖云

短褐垢臉見天子畫菊云突如大家貴介女春遊圖云東  
風只恁吹西湖壽兄圖云大公烏紗微俯身快閣云殺雲  
眼見鄱陽黑楊花篇云班娘團扇啼明月贈何公云孔明  
綸巾不離首羊祜輕裘僅掩膝送王封君云君亦滾滾生  
公侯和母壽云坐中誰老誰最故五言長干行云桃葉何  
柳柳南湖云湖僧騎牝馬鉛山云寒葉痛紛紛盱江云豈  
無巖不足生日云子豈那于飛送張舍云好結望京菴送  
人進聖節云天王北狩時觀射云開鮮弄寶刀聞砧云不  
盡搗衣魂除架云根雜沉霜露時事云寄言寇盜者四海  
尚爲家雨雪云攤濕攬晨餐阻舟云僕奴增餓色齋云心  
攀柞楚岷晴云日晃地如伸七律河發云打鼓鳴鑼何處

船新年云新年雨雪亦太恁雨雪云光牽五色黃烟動夏  
日云纍纍杏實攢高蟻赤赤榴花坐小鶯雨集云薄暮風  
雲天更來石井云撼促桑柘會欲落倚此可濯慙我纓壯  
丹云不爲國姿寧用折矮几云光敵玉金常吐虹葵花云  
見空尊禮莫欺黃上方謔會云高情不使忙官奪于公廟  
會王帥云新晴借煖張金鼓舊約鋪筵集縉紳戊辰生日  
云春逼河冰滾滾來立春云風來人面霎堪親除夕云挂  
斗拖星猶凍色風雨云無愁天地無開明同友云迥立排  
徊落葉紅七絕云今番花開委難當花樹云堪可鋪排無  
酒錢春日云踏浪爭花何恁遊又云院裏八哥何事者東  
莊云迸檻穿籬只恁驕又云撲酒衝琴特恁狂又云汝唯

天生剛直物豈容出地頭頭尖又云獨立鳴鳩不怕人五  
絕暮雪云烟黑花爭飛荷池云盈盈千歲龜飛上荷葉臥  
諸語隨手掇拾爛然盈紙何其言之不文也是以李濂以  
文受知後卽不屑附和高叔嗣亦受知夢陽而爲詩不宗  
其說其不足服人可知己其真心推服者不過王維植黃  
省曾之流其詩皆卑卑不足論者曰徐昌穀非見夢陽後  
詩益工者乎王李諸人不推夢陽爲宗主乎曰昌穀之說  
此黃省曾貢諛之詞其實迪功之詩以五律七絕爲最五  
律似孟浩然七絕似劉賓客何嘗與夢陽旨趣相同耶夢  
陽氣焰薰灼一言皮陸大受數責吳俗文弱詩人溫柔此  
迪功之包容夢陽耳文章烟月語原卑一見空同迥自奇

乃漁洋耳食之言蓋漁洋於此事亦非深知是非者至王李諸人之推夢陽亦特以其名重耳觀鳳洲明詩評及廬言所載其傲狠之迹及晚年自悔其作手蘇子瞻集譽西涯樂府可見 本朝沈歸愚選明詩別裁謂夢陽五古宗法陳思康樂過於雕刻未極自然其實夢陽五古豈止不自然而已七古似詩者不過數篇餘則學杜有作賊傷事主之病何仲嘿謂之小兒倚壁錢受之譏爲嬰兒學語良非過苛七律爲世所推不知最無足觀摹仿少陵皆其下駟及拘體耳求其完善可以壓卷者屈指無可數也歸愚謂其開合動盪不拘故常故當雄視一代尙拾前人牙慧非篤論也至絕句本非少陵所長夢陽亦復加以摹仿可

謂無識之至蓋詩本無名家大家之分唐人詩亦無初盛中晚之說初盛中晚始于宋之嚴滄浪成于明之高廷禮本非定論譬之一室之中畫而爲四不相往來成何居處又如白香山元和時人其卒也在宣宗之世將一人之詩亦畫分初盛中晚耶至大家名家尤屬不通之論李杜爲大家似矣如陳子昂力追正始將置之名家耶抑大家耶又如魏晉之曹子建謝康樂陶淵明將置之名家耶抑大家耶夢陽才磊氣橫借名家大家及初盛中晚之說以籠罩一世而識陋體蕪越數百年後終有爲之發其覆者則甚矣虛矯傲慢之不可以欺世可以欺一時而不可以欺後世也

書趙北嵐大令萊陽人帖後

趙君北嵐既卒余為乞君手輯萊陽人帖雙鈞本于君姪敬宗及君嗣駿孫與朱君樹基王君榮光余族兄鴻壽劉貴屬劉君恒卿摹勒上石並屬元和尹山左李君景暉置諸虎邱二姜先生祠壁以成君志君之未卒也常盛夏邀王君觸熱至二姜祠指示曰此吾他日置人帖處君其識之未病前二日邀曼生及余集畫鶴齋以所輯萊陽前輩墨蹟數十種見示共一篋皆明中葉諸公曰此可緩刻者也其另一篋則宋鴻臚以下十二人曰此皆明末忠義諸公手蹟已有雙鈞本吾將刻石置諸二姜先生祠屬為詳審意極懇懇余受而讀之曰左忠貞公懋第弘光時奉使

本朝不屈殉節者也曰趙節愍公士驥君六世祖殉邑難者也曰節愍公應亨忠節公汝殉難者也曰萬柳先生繼澄國變後隱居以終者也皆宋氏也曰沈黃門迅城破舉家自焚者也曰張饒州允掄國變後隱居者也曰崔高士丹世稱崔青蚓畫與陳洪綬齊名甲申都城破走入破寨不食以死者也曰董高士樵國變後隱于成山者也曰姜貞毅先生琛曰貞文先生琛則今虎邱所祠祀者也嗟乎萊陽山左一小邑耳而桑海之際孤忠勁節後先相望他邑所數百年不一見者舉而萃之里閭之內雖或死或隱不必一致而君父之誼有歷百世而不可磨滅者豈非山海英靈所鍾毓獨盛于茲邑歟而北嵐以桑梓後人萃畢

生之精力良輯成帙未竟其志以卒若逆知其將死者而  
諄諄于二三知己以成之亦大可哀矣余惟

國家表章勝國忠義不遺餘力實爲史冊以來所未有余  
家錢塘幼年往來西湖拜張忠烈公煌言墓于南屏客海  
昌拜錢忠介公肅樂墓于黃蘗過揚州拜史忠正公可法  
衣冠墓于梅花嶺過宏興拜盧忠烈公象昇墓于銅官山  
下過儀徵拜黃忠桓公得功墓于方山試吏吳門訪徐俟  
齋先生澗上草堂于上沙訪桴亭于婁東弔亭林于崑山  
及官常熟拜瞿忠宣公式相祠于招真治官寶山拜黃忠  
節公淳耀祠于楊行鎮往來雲間拜陳忠裕公子龍祠于  
廣富林今年攝篆崇明爲沈忠節公廷揚建祠于學宮之

西並訪遺墓于山塘勒碑石焉今復與諸君爲北嵐終此未竟之志俾忠臣義士斷縑殘楮不致泯沒于天地間不可謂非吾輩之幸而北嵐之不及見爲可悲也並語駿孫墨蹟其善寶藏他日東歸刻石置諸黌宮之壁當亦北嵐之志也曰人帖以全乎爲人者也從汪尙書志伊所刻人帖例也

昭文歸氏義莊記書後

自古風俗之美本於孝弟孝弟之實見於敬宗收族此吳中范氏義莊所以見褒於歷世而爲賢士大夫所取法也昭文國學生歸君景泚敦孝弟之行有志設義田以贍族未竟而卒臨終以所定規條付其室席孺人曰待子長而

授之或以竟吾志今長子候補訓導銜及其弟衡節縮歲入積二十五年既捐田一千畝歲以所入贍族之矜寡貧乏者復置屋爲義莊宗祠義塾旁及墓地義塚無不備兼以其餘力爲他善舉大府據以上達得

旌如例錢塘吳祭酒儀徵阮中丞武進呂廣文咸爲文以記之復乞余與王惕甫國博志其略余於戊辰己巳之交攝常熟篆者九月昭文與常熟同城而治其俗大約尙華美而厭敦樸惟蘇氏邵氏及歸氏子弟能守其家法今訓導昆弟秉母訓以竟先人未竟之志積歲月以成之則此一舉也見國學君之義焉見席孺人之賢焉見訓導昆弟之孝焉後之人守之勿失加以擴充則媲美范氏不難而

國博之文則以范氏義莊縣延至今八百餘載中亦屢有絕續而拳拳于後人繼志之美斯誠老成碩德之論訓導昆弟其善教子弟毋讀無益之書毋作無益之文毋習無益之行毋交無益之友崇敦樸而去華美則後必有以道德文章昌其間者媲美范氏又不僅在義莊也

上李書年觀察論黃河不宐改道書

閣下某之來袁江也在五月初其時淮黃並漲洪澤之水一丈八尺有奇爲從來所希有五廟啟二淮漲未減而荷花蕩已決口矣執事者議開黃營減壩以洩河漲議未定而壩已決河水驟掣由海州六塘河入海淮漲亦減於是羣以爲機勢順利剏爲改道之議大府據以入告

聖心軫念東南之民日與魚龍相隣處也因機勢順利之  
奏製爲黃河改道議以頒示督河諸臣而實則機勢順利  
僅就決口形勢言之卽分探水勢之官弁亦僅至響水口  
而止以下三百餘里均未目擊能改與否未有眞知確見  
也近以上游郭工告潰減壩水勢少緩數月來未暇議及  
然某博采輿論有知其必不可改者祇以位卑言高易蹈  
妄言之咎且河庫談觀察力主改道有必應試行之議故  
緘默而不敢言而又不能終于不言也管見所及敢爲閤  
下陳之夫改道非易言也數萬家之田廬墳墓係之婦子  
老幼轉徙流離係之途長工鉅施築不易帑藏所需多則  
千萬少亦數百萬不知其不可而議改道是不知也知其

不可而議改道是不仁也此談觀察之過也夫所謂必不可改者何也方今河水所經必由海州所屬之碩項湖碩項湖非湖也夏秋之交山左蒙沂之水經此入海滙成巨浸汪洋百餘里若湖者然故曰湖也冬春水涸居民于中種麥麥後水至不及種秋糧亦謂之一熟地今議改道則將使蒙沂之水避河流由他途入海耶抑將使黃河合蒙沂以入海若淮水耶將於此湖中百里盡築隄岸耶抑任其泛濫耶蒙沂改道固無他途可行合以入海則下游河身甚仄泛濫必廣設立隄岸既阻蒙沂入海之路且地勢低下必高至數十丈而後可方今汪洋巨浸將於何施工也凡此皆窒礙之顯然者日當日改道之議以河流湍急

刷淺成深冀得自然河形今數月矣減壩當湍激之衝其淺如故則土性堅實不受衝刷是其明証閣下懷忠愛之忱負人倫之望爲大府所引重則曷不以不能改道之說進於大府碩項湖情形之不能改道其理甚明不待知者而決也特苦于未知耳否則或以爲調語之非實耳則曷不按之圖書訪之老於河工者並委大員親履勘之能改與否可一言決矣誠知其不能矣而不急圖變計非欲置田廬墳墓婦子老幼於洪流巨浸也亦非別有良法也特以業奉

御製改道之說耳

皇上之爲此記也據大府所入告大府所告亦據當日之

情形今事更數月隔碍顯然則據實以陳正人臣勿欺之義而

皇上聖度如天愛民若子誠知隔碍必不以一記之故輕議更張也則曷不據實以陳以俟

聖天子之揆度乎夫河上之官利於有事卽明知其不可而不欲顯言者衆矣大府之前非閣下莫能言某舍閣下亦無可與言者則讜言之發在此時矣此非特一人之望亦數十萬婦子老幼所望也謹白

述之爲此議也在九月十月之交適浙鹺使常公入京道出河上辱承下問某亦以此說進鹺使入京面奏卽以水中不能築隄浚河爲言適觀察以鄙見達之三府

履勘屬實據以入告於是

皇上復有黃河復舊記之作因於次年之春浚渠修防三月河復至今利賴亦可見

聖天子聽言若轉圜而濱河之民永慶安瀾於億萬千載矣

高堰另建五壩說

國家東河南河分設督臣而形勢亦迥不相同以南河論入海之道在南河則通塞所必籌也漕運之道在南河則蓄洩所當計也不知南河之樞機不在河而在淮頻年河患孔亟治河者斤斤于疏濬海口加築隄防而不先於淮治之是猶寇在門庭而先清郊野疾在咽喉而先除壅滯

壅滯雖關膈之疾郊野亦偏近之區而以門庭與咽喉較之勢有緩急則治有後先矣淮水者亦今日之門庭咽喉也淮水之發源也自胎簪桐柏兼汝潁淝過濠池諸水遙遙千餘里建瓴東下雲梯關入海之路本淮故道自河南徙而二瀆爭雄矣然猶竝行不悖也邇年黃強淮弱清口一隅淮水每有不能宣洩之時是以全淮之水盡瀦于洪澤一湖高堰者洪湖屏翰也故治淮者必於高堰加之意然頻年輒工改石子堰加高或請加厚大隄或主另籌二壩或主用碎石坦坡以護隄根或主加修束水壩以防橫決治淮者亦極加意於高堰矣而淮終不治者則以高堰之蓄洩在五壩也高堰者非天生有此堰也前人卽東漢

壩也前人卽湖水應蓄之數築爲壩基以相節宣者也其初湖面之水與壩底平長一寸則洩一寸長一尺則洩一尺水無盛漲之患人無啓閉之勞是以謂之滾水壩也自黃日強淮日弱以黃濟清之說興峯山天然諸牯屢開不已以致湖底日淤湖底淤而湖水日高湖水高而堰不能不加高堰日高而壩猶如故也是以壩底與隄而相去懸絕也全湖之水束以隄而五壩爲漏卮則倒灌之患生而下游之災重於是五壩不得不議閉而一綫單隄爲數百萬生靈所託命一旦淮流盛漲挾以風勢此非人力所可施也一有不虞則不特增下游之災且將亘南北之道非

細故也是以一遇盛漲五壩又不得不議開五壩壩底皆  
鑿以石其旁亦然一壩之寬幾及百丈其深數仞其封閉  
也中實以薪後戩以土其開也一束之薪去而無不去故  
他處之決口寬仄淺深不一而五壩之開無不其深數仞  
其寬百丈也且初開之時水勢如飛瀑直下跌塘勢重壩  
底無不壞之理故一開之後必須重修重修之費與築新  
等故開壩非善政也夫盜決口岸糜帑殃民律法甚重而  
五壩公然議開者則以利害輕重相較禍莫如輕不得已  
而出此非前人立法之未善亦今昔形勢不同也然則必  
如何而後可曰莫若加高壩底然壩底之加高非易也以  
近年形勢度之水縮之時水面高于壩底者尙逾丈冬令

亦然是壩底無乾涸之日也此而圈築月壩岸水施工不特糜帑且亦難於措手是加高壩底之說勢不行也然則必如何而後可曰莫若另建五壩夫五壩非天生有此壩也前人因形勢利便而爲之也今形勢之不便極矣語云弊不極不變法今河工當極弊之日正宜少議變法矣另建五壩於舊壩不必遠也附近於束水堆以內酌湖水應蓄之數以爲壩底如堰高二丈湖水蓄至一丈三四尺即可足用則祇須於隄面去土五六尺卽爲壩底慮壩底高而隄力薄也則先爲寬計分數遠築後餞土用灰糯米加鐵錫然後于頂水之地深埋木椿堅砌石面出水旣高乘冬令水落卽可施工工竣之後如水未及壩待其漸長與

底相平任其旁洩則終年無盛漲之虞亦不至有乾涸之患若須多蓄則或用土壅或用料塞啓閉甚便蓄洩隨時且石面之上多鑿石孔豎立石椿木板接續以便來往推此意也壩口不必寬至百丈也壩數亦不必限以五也夫如是始可以收五壩之用而不受五壩之害

河口築隄設牖說

五壩旣另建則蓄洩之宜人操其枋淮水固不致橫決矣而頻年河底淤高設淮黃並漲河口仍有倒灌之虞是猶門庭之寇遠而郊野方興咽喉之疾除而壅滯未去也可奈何曰此則又當於河口籌之上年復建磨盤埽河水業已七分敵黃三分濟運然水勢相平始見其效而不可以

例黃水盛漲之時也近年於盛夏閉禦黃壩所以禦黃水使不闌入計固得矣而淮水盡注洪湖是以十分之水入運河運河不能容也分注下河下河亦不及洩也是猶圍窮寇於絕地而不畱竄逸之路則疾鬪之勢成祛積疾於四肢而不用化解之方則腫潰之患大非計之萬全者也可柰何曰此當就築壩之說而變通之清黃交匯之處本有二壩東清壩以蓄清水使不外洩禦黃壩以禦黃水使不內入然此於冬令水落行之且仍畱數丈日門以利往來糧艘盛行則全行拆卸矣桃伏秋三汛固不聞堵閉也而倒灌之患每卽在三汛驟漲之時然則柰何曰莫若河口築隄設牖爲宐隄之築禦黃束清有舊形也酌其中而

卜基焉預籌椿石多集人夫於糧艘回空之後冬令水縮之時二壩竝堵涸出乾地就其形勢之便擇其土之堅實者築寬隄一道收分務准高堰之數中設牐座者十密椿巨石互相鈎鈐牐門不必寬也期于足容糧艘往來中鑿以坎閉以堅木淮漲則全開可也否則擇刷黃之得勢者開焉黃漲則全閉可也糧艘往來則黃漲而亦開隨開隨閉不致有倒灌之虞也而再於禦黃壩外築一挑水壩挑河溜使過北岸比及折回已越過河口而東而河口之隄牐乃固夫如是是爲治淮以治河而不空言治河是爲以人治河而不受制於河而後可以言治河

淀說

文選註云淀者如淵而淺也水經注云淀陂水之異名也廣韻淀泊屬韻會淀淺水也文選江賦梓澱爲泮註云澱與淀古字通則淀通於澱矣爾雅釋器云澱渭之埜註云澱澱滓澱也今江東呼埜一切經音義云澱古文騃說文無淀字有澱字註云滓埜也从水殿聲堂練切合而言之淀之訓泊訓淺與製器者澄泥於水相似則淀也澱也埜也其義相通水經注新唐書皆云九十九淀酈道元又稱爲清河後世又約其數爲七十二其名皆不可枚舉今就其名之散見于諸書者哀輯之尙可得九十餘見魏都賦者一曰掘鯉之淀見水經注者九曰巨淀清淀西淀漢澱梁門淀茂都淀大渥淀小渥淀陽城之澱見隋書及隋圖經

者一曰狐狸淀卽掘鯉淀見顏氏家訓者一曰幽州淀見五代史者一曰湯成淀見宋史者三十曰破船淀灰淀方淀鵝巢淀陳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水紋淀得勝淀下光淀小蘭淀李子淀大蘭淀糧料淀迴淀百水淀黑羊淀小蓮花淀大蓮花淀洛陽淀牛橫淀康池淀疇淀白羊淀邊吳淀齊女淀勞淀韡淀郊亭淀見遼史者二十有三曰延芳淀金溝淀達里淀傘淀平淀北淀清泉淀廣平淀長寧淀蒲河淀白馬淀鶴淀雙子淀藕絲淀山榆淀春洲北淀大神淀涼淀高淀柳林淀頻蹕淀棗林淀孤樹淀見金史者三曰長春淀綠野淀速魯古淀見元混一方輿勝覽者一曰回淀見太平寰宇記者一曰趙淀見方輿紀要

者四曰高橋淀火燒淀黃龍淀金盞兒淀見屯政考者一  
曰陰流淀見漕河圖志者一曰武盞淀見潞水客談者四  
曰五官淀三角淀大淀小淀見風庭掃葉錄者四十三其  
不同者七曰南淀北淀清淀護淀葦淀浮鷄淀趙襄子淀  
見大清一統志者八曰石城淀慈老淀黑母淀落坡淀四  
角淀紀家淀託裏淀文爾淀見東安縣志者一曰沙家淀  
此淀之異名也若其名之最著者三角淀卽水經之雍奴  
藪其澤九十有九淀是也乾隆七年文明止百餘頃與名  
勝志所載二百餘里不符亦今昔異形矣蓋西北之水通  
謂之淀猶東南見水通謂之河塞外見水通謂之海則淀  
者亦西北言水之方言矣今則統以東西兩淀西淀周三

百餘里東淀周四百餘里畿內之水若沽淪濡滄派滋涑  
易無不匯其中而依城溫義玉帶會同茅灣中亭十望臺  
頭大清緣經布絡趨西沽爲尾閘之洩此則淀之大凡也  
若雷澱見鮑照之書薛澱著陸機之里長淀暢謝朓之吟  
淤淀識李華之頌澹淀海淀擅盧李之賦才碧淀水淀侈  
張徐之詩筆竝屬詞華羌無故實又無事穿鑿矣作淀說

書唐宋八家古文選後

世傳唐宋八家古文爲歸安茅坤所定非也明初朱右博  
學閣覽以理學文章自命於春秋傳國語則有類編於戰  
國先秦兩漢則有秦漢文衡於唐宋則首定韓柳歐曾王  
三蘇文爲八先生文集於元則有文穎於史則有歷代統

紀要覽通鑑綱目考證蓋博物君子也今所傳八家文卽右所定舊本亦曰六家文以合三蘇而一之也竹垞以爲出於王道思唐應德所甄錄茅氏饒於貲開雕以行遂攘而有之耳因思古來攘他人之書爲已有者若虞預之竊王隱郭象之盜向秀法盛之攘褚生齊邛之奪譚子指不勝屈近代以來明史稿萬季由作也而王尙書有之行文金鑑鄭芷畦作也而傅觀察有之彼懷才蘊學之士果使文章光氣長留天壤亦未必爭此世俗之名而庸流攘善沽名使前人畢生精力之所萃淹沒而名不彰律以誅心與盜賊何異且百年之後終必有發其覆者則又何樂乎爲此爲坤計者刊其書仍列其名亦不失爲賢者而惜乎

不出此也余故詳論之以爲天下後世攘善者戒右字伯賢臨海人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修日厯除翰林院編修七年 武正韻遷晉王府長史

南

珂楷書宋高宗賜岳武穆御札書後

嘉慶戊寅秋余攝篆常熟得觀此卷於李君仁毅家屬爲題識並請登諸樂石置武穆祠壁以增湖山之重余惟武穆之純忠偉烈至今日而昭如日星雖婦女童豎無不神明奉之積惡之檜久已等諸蟻螻培擊唾罵不遺餘力已無俟文字之表章且高廟藏弓久有定論則當日之宸翰疊頒曾何足爲武穆重然考珂楷史所載顓天辨誣諸篇武穆死後十四載檜惡始盈此十四年中檜專元宰之位

董筆削之柄當時日歷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監修國史武穆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於色其間如澗略其姓氏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及武穆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至孝宗朝武穆子霖請於朝詔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定則此七十餘札者殆卽當日束之左藏南庫孝宗以還岳氏者也在後世雖不足重而當日之未嘗不重可知也檜之惡高宗之謬往矣而天下後世未必更無武穆其人一時之爲君與相者尙其以高宗與檜爲鑒外患在敵內患在相怙寵弄權徒穢青史權奸所播國運隨之事去時移自悔何及至爲

將者惟當師武穆之盡忠報國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料  
諸葛武侯之言與武穆若合符契其斯爲聖賢之道歟旣  
爲雙鉤勒石復編次爲一卷付諸剞劂並識其緣起如此  
嘉慶己卯六月

書趙文毅公家傳後

自古君子小人互爲消長而國運之治亂隨之故易象於  
否泰二卦再三致意如文毅往事亦其證也方江陵之奪  
情也以新進糾權相迫以所難行而中其所深忌此不並  
立之勢也公勝則江陵去位江陵勝則公受杖斥逐公之  
必不勝江陵之必不能忘情皆事勢之顯然無足異者而  
特異乎復起之後游歷要職論國家之大事假以歲月其

建立何遽出古人下乃以兒女子婚姻之故僉王文致之詞致不安其位以去遂抑鬱憂憤以死使非有陰謀伎刻巧爲排擠者何至是耶此卷爲鄒忠介公元標所撰並爲書後忠介蓋同以劾江陵罷官於常日情事知之淡言之詳思淡慮遠若遠見數十年後君子小人勝負之局而預爲之防又若灼知君子必不勝小人而隱抱漆室之憂屋社之痛也夫事變常起於纖悉而讒毀恒中於隱微履霜之漸堅冰戒之君子小人之數辨之固不可不預哉

書王仲瞿傳後

天地生才聖賢以學濟之非止博覽載籍也必將淡求古人之道爲立身行己之準則否則恃其才而不知斂適以

受排擠擯斥於庸妄人而徒爲天下後世之所惜東坡之論賈生曰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有才而不善其用終無所遇而憔悴失意以死則非生才之過而不善用其才之過也賈生且然而況於不及賈生者歟王君仲瞿負不羈之才所爲文章不循前人畦町而自不同乎衆人之所爲世多以奇才目之惟君亦自負其奇不屑屑以庸俗子自甘也

今上親政之初某相國以擅政弄權見法君座師都御史某公相國黨也懼禍及思以他罪罷斥適川楚教匪不靖以君與某太守知兵薦太守固庸妄人與君並薦已不類並以君能鼓掌作氣辟易萬人諸鄙陋語登之簡牘賴

天子明聖洞燭隱微某公罷歸里君應禮部試如故然而朝貴人相戒不欲識君約闈中不錄君文君又不肯少自貶損奇氣鬱勃博辨縱橫見者輒能辨之曰此王仲瞿文則色變搖手閉目不敢視自嘉慶己未至丁丑凡十九歲七與會試先後一轍而君亦既憔悴失意病且死矣論者既責主司以固執成見有意屈抑之且追咎某公之薦藉君以求去位而君遂爲所累是固然矣而余則謂君實有以致之昔桺宗元劉禹錫唐之文士也因附王叔文得罪而終身不振如某公者仲瞿豈不知其爲權相私人既不先幾遠燭請削門生之籍以避其流又喜爲怪不經之辭以振世駭俗而終爲世人所藉口則豈非不善用其

才之所致歟則豈非不學之所致歟吾甚惜天下後世負才若仲瞿而受不學之累者不乏人也吾尤懼天下後世負才遠不若仲瞿而放言高論受不學之累而不自知者增長而未有已也

書奚鐵生書札後

西湖山水幽秀曠逸往。往生隱君子前代則褚伯玉林和靖徐用晦高菊圃孫花翁諸人後先相望。國朝丁龍泓金壽門蔣山堂奚鐵生其流亞也鐵生以畫名海內工詩善書世稱三絕以布衣伏處里閭二三知己外不妄交遊尤不樂與士大夫交汪君志伊爲浙方伯知重君會今上初登極詔舉孝廉方正之士方伯將以君名應屏車

騎訪之君謝不見其高致如此畫山水得四王法杭人賈  
於日本國者攜君畫往輒得善價梁山舟太史以書法見  
重海內恒以書易君畫君不易也君嗜酒醉後遇所不可  
輒慢罵晚境不自得三子相繼死長子婦汪未昏守志縗  
經來歸君益悲愴又遭回祿之變所藏法書名畫皆盡遂  
鬱鬱以卒所遺翰墨散在人間若吉光片羽矣此冊皆與  
趙君筱厂札今爲趙君彌甥周子澹巖所藏意致散逸類  
褚登善所書哀冊殆書品所謂仙人嘯樹者洵可寶也君  
書法本類南田源出虞世南曩見其手書冬花會詩冊後  
爲係古雲所得余屬古雲登之樂石聞尙有待觀此冊并  
記之

與樊村論詩書

僕嘗誦司空表聖與李山書自敘其五七言之佳者謂有近而不浮遠而不盡之致此蓋後世主客圖所祖余生平所識詩人句法佳者無過山陰邵夢餘大興舒鐵雲鐵雲如玉琴鳴秋長笛吹夜夢餘如美人對鏡芳樹臨波雨晨月夕微吟曼哦不自知其聲之長也僕學詩垂三十年於古今諸家皆嘗識其門逕又好較量字句意謂積字成句積句成篇古人命筆當無率爾操觚者昔在輦下瞻仰宮闕則有華月宮城樹春聲禁苑鐘又百花承輦路片月下宮牆又宮樹疎瓊島明河帶鳳城又風疎滿城柝秋響萬家砧觚稜雙闕長在目中及從阮中丞爲灤河之遊則有

萬峰盤輦路一綫上天門又蕃月連青海邊雲接玉關又  
雲橫大寧塔月上古長城有關塞之音矣自來江左若帆  
檣上海月樓閣入江煙疎星江浦樹殘月海門潮微雲秋  
月色急雨夜潮聲開軒弄華月橫海玩秋雲則江海之羈  
抱也若萬山皆拱嶽一關獨摩空青冥雙闕起蒼翠萬山  
來翠落中峰瀑青橫太古苔日觀上清曉天門開翠微則  
山川之銜應也茆亭臥林影松路入潭煙巖花落古殿林  
雨響空潭碧煙圓泖合黃葉細林秋涼生臨水竹月上隔  
簾花闌干花四面樓閣樹中間芳樹香浮水春山綠進城  
有遊覽之適焉池魚行柳絮林鳥飯松花池竹煙中密林  
花雨後生煙際飛新燕林間見牡丹花落無人處泉生不

語中有體驗之味焉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二歎有  
遺音者矣不知於古人何如惟雕琢之久漸近自然既錄  
兩君詩爲一冊復書數十聯就閣下正之幸勿以雕蟲薄  
焉

頤道堂文鈔卷三

錢塘 陳文述 退庵

青村開河紀畧

予甲戌三月去青村其明月重經南橋邑之紳士以南匯唐君祖樾所撰余水利記相示云將刊之樂石以示來者余讀之語多溢美蓋其時不雨者已逾月邑人霑水利者衆故詞云然非其實也余之攝篆也在癸酉七月行李來往潮落舟輒膠不可行心苦之詢之邑人咸勿之便謂宜浚治及進而謀司事者尠焉詢其故非不知浚之利也而慮司其事者之累如前此所爲也推其所由則胥有費也役有食也委員之來往有供應也上司之估勘有支銷也

他若里正之舟楫董事之楮墨咸有取給而尤甚者則院司道府之准駁吏換其柄不滿其慾因緣爲奸不可枚舉治之不善往往中道輟不得成卽成矣而司其事者有因訟破家經年累月而未已是以寧視其阻塞而莫之過問也余聞而惻然乃謀於衆曰事勢有難易利害亦有重輕江南古澤國黃浦以東尤賴潮汐及今不治設有霖霖亢旱歲且洊飢富者無獲貧者失所非計也因捐築壩之木以爲之規而費之涉於官者咸任之業食佃力各任其勞庇材鳩工各董其役衆欣然諾乃於甲戌二月初啓事五旬而畢自蕭塘至青村計浚河萬一千丈有奇支河之巨者若莊行柘樾菑沙咸浚之從民欲也雖田少工倍數旬

之勞數載之利也其閘港一河爲袁浦運鹽所出入民田灌溉亦資焉年久不治淤與南橋等集議浚之民則曰澁所運也澁則曰民之利也余乃卽其數二千七百丈三分之民二澁一澁則任工而出賞旣以利民且免他兢與南橋同浚其畢亦同是役也佐余南橋往來者署巡檢梁顯德閘港則署縣丞王有烈也董其事且任勞者南橋則陳中翰廷溥莊參軍曾培宋茂才玉藻閘港則吳明經祖泰周茂才 昆季也是歲也四月不雨至八月江浙皖皆大旱赤地數千里石米值錢五六千老幼婦女轉徙流散賑卹之費且及百萬松江雖近海通潮汐其河道不治者咸歉收而奉賢以早浚得免於災民旣無流離顛沛之憂

司牧者亦得優遊無事既不以蠲賑損 朝廷之帑藏且  
得以享其祿入則百姓之利莫非 國家之利亦孰非司  
牧者之利也爲據實書之以告凡爲司牧及爲百姓紳士  
者宜以今年之旱爲鑒若叔敖芍陂誌美楚書信臣南陽  
垂績漢紀史起漑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文章之美非吾  
所克當也

沈忠節公祠堂碑

余以嘉慶丙子八月奉檄至崇明既視事乃詳攷志乘惟  
前明沈忠節公實爲海邦人物之冠攷公在懷宗時以諸  
生建言督海運者七年游至光祿少卿公之在南都也請  
以運舟百艘集水師二萬衆爲長江之衛其議未行公之

從監國也和將帥戒剽掠定履畝勸輸之法既以吳兆勝  
送款公與定西侯張名振應之至鹿苑遇颶舟膠被執送  
至金陵主兵者與公有舊意欲活之公不可而死麾下諸  
將皆從死所部六百餘人無一降者斯誠桑海之柱石粉  
社之冠冕也乾隆中

賜諡忠節令有司設祀忠義祠並准後裔于祠墓鑄立碑  
石公之純忠大節昭如日星而桑梓之地祠宇未設懼無  
以仰承

國家崇獎忠貞之意乃爲公設祀于學宮之西舊書院遺  
址也以從難諸臣拊焉嗟乎自古興亡之際疾風勁草忠  
義相望莫盛于明季公其一也而

聖天子大公無我揚烈闡幽實爲史冊以來所未有則觀於此者忠義之氣有不感動奮發油然而生者乎佐余者教諭吳江顧我樂邑人內閣中書黃思範光祿寺署丞祝啓紳捐貲者公六世孫監生沈莖子清沅乾陽

沈忠節公祠祀記

沈忠節公栗主結銜余旣爲議以明之復爲論其應祀者正龕祀者一曰忠節公嗣子元泰與公同殉節金陵者也東一龕祀者爲主四爲人十有一曰幕下贊畫職方主事沈啓元曰麾下總兵蔡德曰遊擊蔡耀戴啓施榮劉金城朱斌林樹曰守備畢從義陳邦定皆從公殉節金陵見全祖望所撰公神道碑得諸公後人編修文編所言者

也西一龕爲主四曰公友沈茂之以海運書授公同入京師者也曰幕下諸生黃銘丹公同邑人先從史閣部於揚州繼從公於淮奉公命至崇募水師聞公入舟山蹈海以死者也曰部下義士七百人神道碑曰六百人邑志曰七百人詢之故老實六百有餘書七百舉成數善善從長也死難者統曰殉節遵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例也殉節錄所未載亦祔祀者乾隆四十一年大學士議駁左部御史張若淮請訪查殉節諸臣事蹟疏云卽或當日傳聞缺畧間有未發之幽潛應無不正氣同伸漏泉同感所云未發之幽潛似卽指此種而言准以殉節錄山樵市隱遂志成仁均得入祀忠義祠

之例則祔祀禮所宜也曰公甥黃仲融從公至金陵收葬  
公于虎邱者也後室一龕祔祀者五曰公側室張氏奔視  
含歛廬墓以終者也曰公子元泰婦黃氏金陵之役或謂  
氏當以書諷元泰降不可元泰死乃扶襯歸葬教二子成  
立不允請旌者也曰公會孫女施璜聘室貞節沈氏未嫁  
夫死聞訃奔喪孝事翁姑者也曰公會孫女朱文燦室貞  
節沈氏朱門多節婦氏其一氏王姑某氏謂家人曰焉有  
五梅孫女而不能守節者乎謂氏也五梅忠節字也曰黃  
銘丹室施氏銘丹既蹈海死氏撫孤守節會總鎮楊承祖  
畧地至崇縱軍大掠挾之登舟投水死者也祔于沈氏諸  
貞節從其類也猶銘丹之祔祀忠節也嗟夫

國家褒忠之典至矣而牽連得祀者尙得若而人忠節一門婦節尤甚豈非公之忠義感人者深而崇邑當江海之交爲厚地所凝聚故其人得剛毅之氣獨多歟復爲發其例於此俾來謁祠下者有所考焉

沈忠節公正室袁宐人祔祀記

余旣爲沈忠節公建祠于學宮之西復爲訪遺墓于吳門之虎邱越旬有五日復以行役至崇兩窗無事假沈氏家譜讀之知忠節正室袁宐人先卒故側室張氏相從患難始終公事喟然曰室有嫡庶人倫之至也今張氏以貞節得祀而遺宐人此余之過也訪諸故老北郭外有尼菴名寒山寺者相傳爲宐人焚修之地蓋南都之破忠節歸海

上與宐人約避世宐人遂先公辭家入道譜云先卒大約公往來滄洲時也方余之自崇歸也邑人有言及此者以祠之設就志乘所載義主激勸無徵者勿濫及也且急欲渡海遂不復問及再至崇遣僕往視祠工將蠲吉贍拜聞前數日有沈氏之族爲農者忽毀祠門入至後室取張氏粟主摔之地曰此吾坐也汝竟坐耶餘誦誦不可辨類狂疾者亦故無是疾也余乃喟然曰此真余之過也禮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壹與之義幽明一也宐人間忠節有避世之言卽棄家入空門未嘗不望忠節之偕隱以終也假令忠節從宐人偕隱亦不失爲先朝遺耆也且宜人亦不幸先卒耳令後公死則公身後之事其與張氏同心爲之必

不以患難相棄也則宐人之祀宐也而未之及則余之過也乃爲設粟主于後室之中以配忠節以側室張元泰婦施曾孫女二祔而遷黃銘丹室施氏粟主於西夾室別建一龕以奉之歲事則奉于中室合祀嗟乎幽明之理一也故先王以人道事鬼神孔子謂季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則事鬼之道不外事人其理易明也今有人糟糠之妻素無失德遷居而置之則閑家之義乖而夫婦嫡庶失其序矣然則宐人不列于祀微特忠節之心恫焉卽張氏亦有所不安也或曰宐人旣辭家入道矣祔祀可乎曰宐人之避世以國變也且忠節命祔祀宐也故復爲此文以申明之或以毀門梓主之事神道設教語恐近誣余則以爲

六經諸史所載異聞多矣又邑人所知也且宐人苟不宐  
耐祀必不敢憑族之後人以明其說則雖前死其貞節有  
足自信者存之亦維風化之一端也書宐人從譜也或忠  
節官光祿時所加也

書沈忠節公神道碑後

余旣自崇歸吳門之次月朔蓋嘉慶丙子十月朔也郡伯  
音公有事于虎邱招余同行乃偕李子謙別駕李葛峯朱  
南臺兩大令同訪沈忠節公祠冢于五人墓西其地在虎  
邱東半里許自山塘入者爲馬營弄自弄屈曲循田塍以  
達亦半里前橫小河渡畧有祠屋三層凡十餘間門有  
額曰崇海沈氏宗祠其前楹設神座奉公粟主結銜書太

僕寺卿傍以嗣子元泰配有額曰忠烈前署乾隆四十年  
福門臨小河渡畧循河而西約十餘步隙地一區有塚  
二一背河面南墓之前數武爲民居短垣限之卽忠節墓  
一近西稍次北爲公妾張氏墓李君飭吏以工部尺度之  
自東至西約若干步自南至北約若干步積算其地若干  
步以元和縣某年所定冊籍核之計細地若干步墓爲賣  
花傭王姓種花地祠屋亦王姓所賃王以種花爲業者也  
余之再至崇也以公結銜稱太僕明史及邑志皆不合謚  
忠烈與殉節錄亦不合乃從公後人清沅假公家乘考之  
乃知公由光祿進秩太僕當日實佩兩印以本身及父母  
誥封皆光祿時所得故稱光祿其忠節之誤稱忠烈卽清

沅亦不明其顛末蓋公沒後海上之抗命者尚十餘年公  
之後人畏禍及故公之墓地爲居人所侵削莫敢過問及  
賜諡詔下清沅祖飛熊及族人始出爲清理蓋不特張  
氏所置墓地四十畝削侵無餘卽公墓亦爲人削其半螻  
之以垣幸其半尙露垣外稍可蹤跡清理不得訟之官官  
不能斷後乃取虎邱山志攷之始得梗概僅清墓前丈餘  
爲拜掃地墓前尙有池今拜掃僅存數尺池亦闌入民居  
蓋距清理時又數十年矣碑言公之殉節也洪經畧與公  
舊識廉訪周亮工又門下士故仍得歸骨返葬予因疑元  
泰或與公一邱詢之清沅則云先世所傳當日張氏以簪  
珥易三千金藉公故人沈茂之爲之謀始得歸元至元泰

之骨則未之歸與碑所載不同復考公之世系公父名脯以公貴封光祿寺少卿公兄弟五人長廷啓次廷亮三廷傑四卽公五廷對公無子以兄廷啓子元暉爲子元暉子三長治長澤長洪今皆有後而元泰則廷傑子也廷傑子二元泰元鼎元鼎無子元泰子二長琬次王猷王猷嗣元鼎後王猷子六其第五子焯焯子三其季子基後名飛熊飛熊子莖莖子二清沅乾陽故就家乘論元泰於公爲姪清沅於公爲六世姪孫而清沅自以元泰之後思呈請奉祀因奉元泰以奉公懼格于例就正於余余曉之曰宗支之事必以家乘爲衡此就一族言也今攷之邑乘皆云嗣子元泰卽山塘宗祠建于乾隆四十年粟主亦稱嗣子元

泰則當日自必確有所憑家乘之不稱嗣子或秉筆者有所諱而不書未可知也且元泰旣以身殉公矣于臣爲忠于子爲孝則當日公之撫若已出挾以偕行者自必別有契合則以元泰之後人爲奉祀因奉元泰以奉公亦天理人情之至而懼王猷之乏祀則或卽王猷之後析一支以奉元泰因以奉公是在元暉與王猷之後從容而熟計之蓋余之爲公建祠也清沅父子實共成之又捐田二百畝以供歲祀無以遂其水源木本之思懼後此之難繼且墓事之不克治也清沅之思奉祀得請與否未可知余因書神道碑後爲發其端于此若請以元暉之後爲公奉祀而祠墓之事克始終之則更仁至義盡而予之所厚望也夫

崇明縣節孝祠碑

自昔女節之重並於臣節是以詩美共姜史紀伯姬梁媛表高行之里巴婦築懷清之臺或諷烏鵲以明貞或歌黃鵠以見志莫不奉爲女宗載在閩範崇邑當東南之委水陸之極窿然塊土兀立於江波海濤間者千有餘載其俗淳樸其民剛勁非特臣節之卓立也女節之盛亦閩史相望焉去秋九月余承乏茲土旣爲沈忠節公建祠並以貞姬烈女祔祀今邑諸生黃嘉鎮暨同志諸人以本邑節孝祠重修已竣乞余爲文以記之蓋自雍正三年奉

世宗憲皇帝詔毀郡邑天主堂改祀節孝而祠始有專屬乃一廢於兵官假作公廨再廢於吏胥賃爲估肆遂使貞

娥修竹摧爲爨薪孝女碑石廢爲柱礎過者愴焉嘉鎮等  
請于前尹書廉倡捐諸人復自捐二百餘金鳩工庀材尅  
期告成旣重釐貞節次第復請博加採訪以待年例俾膺  
旌典斯誠闡幽之盛心表微之高義歎抑崇邑爲江海  
輿區忠義接武節孝之祠嘉鎮諸人旣爲修復可垂久遠  
沈公祠余雖爲草創其餘先賢如前明邑令唐公一岑邑  
人施公之炳施公珽諸人皆以死勤事上合祭義而祠祀  
未設甚無以稱 國家表章暨都人士景仰之意旣將與  
諸生謀創始焉因節孝祠遂并及之與嘉鎮共事者施上  
理王錦堂黃載青陳玉傳董承志朱順施器瑚劉履蟾黃  
雲凡十人已故者黃兆芬劉曾惠例得備書

雞林道經畧使印考

嘉慶己未春余師阮雲臺少宗伯得古銅印於都門方二寸許文曰雞林道經畧使之印德清許君宗彥以新舊唐書通鑑冊府元龜諸書考之定爲唐印語甚精核余更卽其說而推廣之按舊唐書地理志曰高祖受命之初改郡爲州太守並稱刺史其緣邊鎮守及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以統軍戎至武德七年改總管府爲都督府自隋季喪亂羣盜初附權置州郡倍于開皇之初貞觀元年悉令併省始于山河形便分爲十道曰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劍南道嶺南道至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五十道每道置採訪使檢察非常如

漢刺史之職此在提封之內官有定員者也若一方有事命將行師則卽用兵之地以立名如李靖傳之靈州道代州道定襄道西海道李勣傳之通漠道遼東道涇江道裴行儉傳之洮河道定襄道金牙道蘇定方傳之熊津道伊麗道神邱道平壤道郭孝恪馮盎傳之崑邱道郭虔瓘傳之金山道侯君集傳之西海道積石道交河道張亮傳之滄海道契苾何力傳之葱山道崑邱道缺勒道駕海道弓月道遼東道颶海道總管蘇海政討龜茲見突厥傳侯君集爲當彌道總管執思失力爲白蘭道總管牛進達爲濶水道總管韋待價爲安息道總管見吐蕃傳李大亮爲且沫道總管李道彥爲赤水道總管見吐谷渾傳以及程志

節之葱山道高甌生之鹽澤道任雅相之沮江道劉審禮之西域道程務挺之單于道皆不常置與安東都護所屬隸于河北道安西都護所統隸于河西道亦不同且其官或稱行軍大總管總管將軍安撫大使鎮撫大使無稱經畧使者其稱經畧使者則志所云又于邊境置節度經畧使是也而他所皆稱節度獨嶺南稱五府經畧使所統有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經畧使長樂經畧使而桂管又稱經畧觀察使殆所謂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類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之號者近是皆有常員如地理志注凡節度使十經畧使三王彥威傳起至德乾元之際迄于貞元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畧

者三是也若無常員而見于史者宣宗六年以隴州防禦使薛達爲秦州刺史天雄軍使兼秦成階兩州經畧使十年以安南都護朱涯爲容州刺史兼管經畧招討處置等使十二年以王式爲安南都護兼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畧招討處置等使郭虔瓘傳云虔瓘以雲麾將軍檢校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瀚海軍經畧使金山道副大總管招慰營田等使郭知運傳云以戰功累除左驍衛中郎將瀚海軍經畧使皆以他官兼銜無專稱者開元三年授薛祿爲金方道經畧大使見突厥傳貞元十七年維州經畧使路惟明黎州經畧使王有道懽州經畧使陳孝陽破吐蕃見吐蕃傳蘇魯兼保塞軍經畧大使見奚國傳李謹

行爲積石道經畧大使李獻誠兼黑山經畧大使見靺鞨傳安南經畧使高正平張應見李復傳又高宗本紀調露二年吐蕃入寇河西鎮撫大使李敬玄敗績于湟中時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力戰大破蕃軍遂擢爲河源軍經畧大使而常之本傳則云仍充河源軍副使又云擢常之爲大使不言經畧則紀傳詳畧互異也雞林者唐時新羅國本弁韓之苗裔其國在漢氏樂浪之地東南濱海西接百濟北隣高麗其王金眞平隋文帝時授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唐武德七年遣使冊拜爲柱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與高麗百濟並封貞觀五年卒無子立其女善德爲王二十一年善德卒因立其妹眞德爲王次年遣其弟金春秋

來朝永徽元年真德大破百濟之衆遣其弟法敏以聞並  
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五年卒詔以春秋嗣立爲新羅  
王六年百濟與高麗昧鞬侵其北界請救顯慶五年命蘇  
定方爲熊津道大總管仍令春秋爲嶋夷道行軍總管討  
平百濟俘其王扶餘義慈於是新羅漸有高麗百濟之地  
龍朔元年春秋卒詔其子太府卿法敏嗣三年詔以其國  
爲雞林州都督府授法敏爲雞林州都督法敏卒子理洪  
嗣理洪卒弟興光嗣興光卒子承慶嗣承慶卒弟憲英嗣  
憲英卒子乾運嗣乾運卒無子國人立其上相金良相爲  
王貞元元年授檢校太尉都督雞林州刺史良相卒上相  
敬信嗣其從弟也敬信卒國人立其孫俊邕俊邕卒子重

與嗣重興卒立其相金彥昇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此雞林之名見于史者其稱雞林道在高宗咸亨五年以劉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以討新羅仍令衛尉卿李弼右領大將軍李謹行副之先是三年冬左監門大將軍高侃大敗新羅之衆于橫水四年燕山道總管李謹行破高麗叛黨于瓠盧河之西高麗平壤餘衆遁入新羅蓋以納高麗叛亡之衆且封百濟故地罄罪致討次年仁軌破其北方大鎮七重城斬獲甚衆新羅遣使入朝獻方物伏罪赦之以李謹行爲安東鎮撫大使屯兵于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畧之許君謂經畧之設當在斯時余更考地理志安東都護府條下總章元年李勣

平高麗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統之令將軍薛仁貴以兵三萬鎮安東府仁貴傳云咸亨元年以仁貴爲邏婆道總管率阿史那道眞郭待封擊吐蕃待封違節度師敗仁貴坐除名尋以高麗復叛詔起仁貴爲雞林道總管以經畧之不言何年今卽高宗本紀及仁貴仁軌兩傳考之高麗之降也在總章元年置安東都護于平壤詔仁貴與仁軌畱守三年軍迴仁軌以疾辭職聽致仕本紀則云三年劉仁軌致仕辛卯列遼東地爲州縣是年改元卽咸亨元年也仁貴爲邏婆道總管征吐蕃師敗除名亦在是年三年高侃敗新羅之衆不言其故四年李謹行破高麗叛黨于平壤餘衆遁入新羅而仁貴傳所云高麗衆相率復

畔雖不言其年以本紀互証之當亦在咸亨四年無疑蓋  
次年爲咸亨五年八月改元上元其年仁軌破新羅及新  
羅入朝伏罪皆在上元二年而仁貴傳云上元中坐事徙  
象州會赦歸本紀云十一月改上元三年曰儀鳳元年大  
赦則是咸亨四年高麗復叛爲李謹行所破遁入新羅故  
命仁貴爲雞林道總管以經畧之經畧高麗不曰遼東道  
而曰雞林道者則以百濟之役新羅已洩有高麗之地且  
以高麗之衆遁入新羅也坐事卽坐經畧之事也然則雞  
林之役先則仁貴爲之仁貴坐事而仁軌繼之也故不以  
仁貴副而以李弼李謹行副也仁軌傳中無經畧之語仁  
貴以總管經畧見本傳謹行以鎮撫大使經畧見新唐書

新羅傳則此印之設殆先則仁貴佩之後則李謹行佩之者歟當時又有所謂經畧軍者如朔方節度使捍禦北狄統經畧安豐定遠西受降城東受降城安北都護振武等七軍府注經畧軍理靈州城內管兵二萬七百人馬三千匹范陽節度使臨刺奚契丹統經畧威武滇夷靜塞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注經畧軍在幽州城內管軍三萬人馬五千四百匹此與安西節度使統龜茲焉耆于闐疎勒四國北庭節度使管瀚海天山伊吾三軍相同與經畧使不涉也又北方雞與吉同音雞林蓋卽今吉林將軍所治云

汪天潛墓誌銘

錢唐汪君季懷旣沒後八年爲今嘉慶二十一年其次女  
端余子婦也手叙君生平行事泣而請於余曰端幼失恃  
惟先府君鞠育教誨至於成人手足四人長兄以官沒于  
蜀次兄從舅氏至桂林歸期久愆不可必女兒去歲卒于  
青浦諸姪又皆幼少煢煢之孤惟端少知先府君行事及  
今不爲纂次日人湮沒爲咎滋重乞爲墓銘以待卜葬之  
日藏諸幽余受而讀之乃知君讀書敦行君子人也按狀  
君諱瑜字季懷自號天潛山人家世徽州唐越國公之裔  
也八世祖始遷杭州爲錢唐人曾祖世昌歲進士祖光豫  
邑庠生世有隱德父憲以弱冠成進士官刑部員外年二  
十六卽以養親乞歸生四子君其季也性孝友甫成童侍

父母疾衣不解帶及長不妄交遊不樂徵逐無紈綺絲竹之好待人忼爽直諒急人之急逾于已事見事有非禮者必面折之無少迴護與君遊者莫不樂君之坦白而憚其嚴毅也員外君遺產頗豐君不善治生又以周急故遂貧其家有楊姓者爲君司質庫蝕金巨萬而遁人咸勸君鳴諸官以罪之君稔知其無濟也不聽旣而楊姓一門七人皆無故先後死乃自見君泣而引咎君善待之不加以惡言其大度如此然君自此益貧矣君居杭不樂則攜家之吳將卜居橫塘不果則又歸杭君以國學生入貲爲布政司經歷自知性疎曠不宜於官又以太夫人年高遲久不出會長子初以理問分發四川從大府至

軍營叙績

旦夕當得官君乃思入蜀而初以積勞卒凶問至君以晚景寥落嘗鬱鬱不自得又痛愛子之遠道夭折也遂病所居又失火致驚病遂篤以嘉慶十四年正月初二日卒君喜讀書尤嗜博覽於史傳百家無所不窺早喪偶不再娶暮則一燈尊酒以書中嘉言懿行教其子女環坐聽講若師弟然尤善言詩以溫厚高雅爲主於歸愚隨園皆有箴砭故諸子女皆恂恂有文端之來歸余家也重親以下稱其賢者無間言又熟于史傳得失詩派流別者君之教也娶梁氏同里兵部侍郎冲泉公之女有淑德子二長子初庠生四川候補布政司庫大使以軍功卽補縣丞皆前君卒次子潭國學生孫二長增次奎皆初出女二長適青浦

陸璞堂廉訪孫壽銘次適余子卽端也以 年 月

日葬於某

銘曰悠悠隱君高懷霞舉遺書在楹教子及女女也孝思  
乞銘君幽空山無人白雲自秋

武顯將軍雲南騰越鎮總兵陳公墓誌

君諱廣寧字靖侯號默齋浙江山陰人祖齊襄雍正中賢  
良方正官至江西廣饒九南兵備道父聖修乾隆庚辰舉  
人官至雲南府通判以伯父臺灣縣丞聖傳死林爽文之  
難奉父命爲後蔭得雲騎尉由浙江海防守備入貲爲福  
建參將陞副將歷攝汀州建寧漳州總兵辛未春擢鎮壽  
春是年冬調鎮兗州其明年壬申十二月調雲南騰越行

次楚之潛江卒於舟君幼讀書工詩文嗜金石文字尤留意心性之學刊近思錄及劉念臺先生書以行世旣得武階乃究心韜鈴風角壬遁習騎射初攝紹興都司值大府按部君五發矢五中所部亦冠諸軍列上考歲癸丑攝象山守備適西洋英吉利夷以巨艦入貢泊外洋君問以巨簡書全官攜二卒冒風濤登其舟就賓席宣 朝廷威德重譯以達使者以夷賧饋卻之成禮而還其在兗州也有催漕責終歲駐河上次年癸亥九月妖賊起長垣踞滑縣圍游城所在告警所屬曹州定陶將同日起事君聞星夜抵曹以遏賊衝及中丞至復請分兵駐畢家集爲犄角君以文士爲將躬不履行陣然節制有方吏士同奮以故八

戰皆克山左無蔓延患者君之力也君內行純篤與兄廣  
有怡怡之美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之士府縣以  
君名上辭不就重交遊海內名德重望東南英彥無不知  
陳默齋之爲儒將也曹定之役以分兵忤中丞意故功狀  
十餘上不列鎮臣名勞憤道卒論者惜之配蕭氏繼凌氏  
子一淵灝女一字張皆凌出著壽雪山房文十二卷又自  
號雪樵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君累官至節鎮有衛  
疆場之勛法宜銘銘曰

將軍有武復有文忠臣之子名臣孫以勞衛國遺厥勛滇  
雲楚雨招君魂嗚呼奈何乎將軍

趙北嵐大令墓誌銘

趙君北嵐既卒之明月其孤駿孫奉其母郭孺人以聞君病自萊陽十四晝夜水陸兼程至吳門至則去君含歛兩旬矣余將以奉檄至海上迺先期哭君於金獅巷之寓廬復弔其孤於苦次駿孫執余手泣失聲旣手一編示余曰駿孫不肖從宦日淺過庭之暇聞先人言執友不數人先生其一也今將歸葬銘先人之幽者莫如先生宜余不敢辭按狀君姓趙氏諱曾字慶孫亦字慶之北嵐其自號也世居山東登州府萊陽縣明崇禎朝以進士官內閣中書殉邑難贈光祿寺卿乾隆中 賜諡節愍諱士驥者君七世祖也六世祖崙順治戊戌進士官江南學政舉清廉第一高曾以來皆以讀書名德世共家君少穎異中乾隆己

酉舉人試禮部不第嘉慶辛酉挑發江南候補知縣歷攝  
嘉定青浦吳江荆溪寶山縣事一攝鎮江府通判所至政  
績卓然未補缺以勞憤致疾卒君之攝嘉定也邑多偃婦  
搶醜之習婦之嫠者往往不能終其志業此者其名曰蟻  
君痛繩之荷校不知畏也乃斷長木爲二中聯以鑲以巨  
鎖一一繫其頸一繫其足坐立皆不可名曰蟻盤俾蹢躅  
循歷城邑以警俗爲之改其在寶山也城瀕海郭外有石  
隄爲前尹胡公仁濟所築圯於潮汐民旦夕有其魚之戚  
君力請於上修復之旣得請而以他事拂上官意撤君之  
檄下君慨然曰盛夏潮漲挾以風雨萬室之命恃此一隄  
吾不忍以一人之去畱不恤民瘼也請終其事工料之不

敷者視所請之數倍君一人任之處之怡然體素豐碩日  
坐炎風烈日中與工役相慰勞惰者扶之數月而畢工固  
於舊而暑熱之中於賸理者亦自此深矣君嗜詩文通小  
學工隸書尤酷嗜金石所得漢人碑版拓本甚富自署爲  
百漢碑齋紀實也在嘉定時與錢竹汀宮詹及其從孫獻  
之州佐交遊甚密州佐故多吉金貞石之儲及病一以歸  
君故君於金石收藏爲最富其在荆溪也公務雜沓中登  
祝陵訪吳孫皓封禪碑手拓其文又修石亭覆之以庇風  
雨勒銘善權寺壁其逸興如此其所爲詩專主意理以鄉  
先輩王直巷李石桐少鶴爲宗務期合于古人興觀羣怨  
之旨故存詩不多無無爲而作者君在江南久江南爲天

下膏腴地大府喜用奔走僂跳之才維流兢進故君以儒者試吏十六年不得真除遇有大工大役疑難事郡縣諸君輒以相煩覈淤地於淮浦勘水災於秦郵憂時蒿目形爲歌詠皆道州春陵之遺旣歸省會郡縣諸君延治疑獄無虛日郡齋東偏有園甚清曠多老樹奇石君識牘之暇恒與二三同志坐嘯其中余七八年來恒與斯役故與君相習爲最久丙子春太守晉公補植木蘭於聽事以還舊觀同人皆各植花木君亦種叢桂於小山片石間涼風洌至幽花發馨而君已奄忽化爲異物豈不大可哀歟君之治獄也善得獄情音公嘗舉君及余告人曰趙君識獄如猛將躡敵不獲不休陳君如春風著物霜雪自化余雖不

克當斯語而君之善治疑獄可見矣君之卒也去始病半  
月耳先是君攝寶山篆僅三月已爲前任補缺額萬金又  
築塘之役賠五千金後任猶剔剔不已將破其家君鬱鬱  
經歲繼以至常熟檢驗甫竟適秋賦君以勞當得一攝署  
方伯檄君入闈故事入闈非試吏者事又以慢膚多汗不  
欲往郡伯亦以要案待君勘定言于方伯不得請蓋其時  
方伯適患病諸事一聽胥吏所爲君益咤僚不自得不半  
月而竟逝矣嗟乎國家三歲大比取士其未登進士者功  
令閱六年錄其材分諸各省試爲吏豈非以人才出于寒  
峻旣爲小民慎選良吏亦以廣登進之路歟而江南一省  
六七年來吏道雜而多端有閱二十餘年不得補官者有

閱四五年不得攝篆者如君之才加以積勞而不免於勞  
憤竇志以沒則豈設官掄才之本意歟君生於乾隆庚辰  
年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嘉慶丙子年七月十一日年五十  
七歲娶郭氏左都御史華野公元孫女廩生宗重女子一  
駿孫廩生孫雙印所著有畫鶴軒詩鈔刀布文字記隸辨  
辨皆未梓行輯里中前輩忠烈節義諸公之墨蹟爲萊陽  
人帖同人畱其雙鈞本刻諸吳門置虎邱二姜先生祠壁  
君志也所輯左忠貞公詩文集已有成書海州牧師君亮  
采約與君同刻駿孫寫副本寄之爲加校閱焉駿孫以丁  
巳年三月扶君匱歸葬于萊陽之巾髻山下卽北嵐也且  
爲之銘銘曰

治若翼黃一命未膺博若洪歐一書未成有子克家砥行立名其愛展氏之鼎而寶晏嬰之楹

### 吳澹川傳

君姓吳氏名文溥字澹川浙江嘉興人家世讀書務農曾祖遜庵嗜硯藏硯甚多建硯山堂以貯之世稱吳氏硯海祖竹軒父紉皆讀書能詩君少力學年十五父以手錄陶詩授之遂肆力於詩中年家貧衣食奔走出游江淮入秦中歸應浙江召試被放去入閩渡海至臺灣主講海東書院以憂歸復之楚晚歸里依阮中丞於武林以病歸旋卒君博覽工古文力避前人蹊徑尤長於詩以清微澹澹爲宗源本陶謝出入王孟世多以規橛少之然獨到處

不減施惠山吳陋軒阮中丞謂爲兩浙詩人第一不虛也  
君久在幕府好言兵事持論多與古合在楚適苗疆不靖  
論增兵改戍之法甚備古人中蓋應詹孫惠之流惜乎無  
所際遇僅以詩鳴於世而窮老以死也以博士弟子終于  
明經所著南野堂詩集筆記慎餘編所見錄師貞備覽苗  
疆指掌行於世子二

陳子曰余之始識澹川也在丁未春道氣益然君子人也  
及在阮中丞幕府同覆勘兩浙輜軒錄余主博大君主清  
淳去取間持論往往不合及今又十餘年始知君詩品高  
遠不可及而君之下世亦已久矣懸棺未窆後嗣式微可  
悲也夫

孫蓮水傳

君諱韶字九成蓮水其別字也世爲江寧上元縣人爲博  
士弟子以詩見賞於錢唐袁大令枚因師事之大令之僑  
寓金陵也當東南孔道所居有池館林木之勝又負海內  
文望賓客往來文譙無虛日又其時承平日久海內殷富  
名公鉅卿咸傾襟禮士大令以詩文提唱後進江左少年  
馳騫聲譽者咸奉贄稱隨園弟子白屋寒峻可大令書遊  
遊公卿間以資舉火者歲常數十人及大令之沒也或畔  
而去之加詆譏焉君秉性淳篤不樂微逐方大令盛時不  
假一貴遊書以通聲氣及其沒也聞人有毀大令者必力  
爭面發赤往返窮詰不伸其說不止余之識君也在己未

冬同客阮中丞武林節署同人知君護大令也甚故於君  
前摘訾大令詩文觀君斷斷之狀以爲笑樂而君之爭也  
如故君之客武林也與余交最善論詩尤樂於下問每成  
一篇哦吟竟日改至數十次不愜意不止及余客京師君  
去江右猶數千里郵詩相商權余所識海內詩人未有虛  
懷若君者也觀君之於余知其於大令也蓋出於中心之  
誠而非外飾也師友之間可謂始終不欺者矣以某年卒  
於江右中丞幕中歸葬金陵所著春雨樓詩行於世子一  
博士弟子

邵夢餘傳

君名無恙字夢餘世居浙江山陰之龍尾山以副貢生爲

四庫寫書之官繼舉京兆叙勞得江南縣令先後守桃源  
阜寧儀徵江浦崑山崇明金匱令其在金匱也以公事拘  
博士弟子某會其人病卒罷官論罪當城旦遇赦免歸卒  
於家君能文章尤工詩才力甚鉅而色韻清遠若司空表  
聖所稱海風碧雲夜渚月明者尤自珍惜不妄示人時袁  
大令枚居金陵以詩文雄長海內君以詩示之所論不中  
肯綮乃不復與談亦不再示人故君詩功力甚深而名不  
聞於世君與余同娶於仁和龔氏君夫人余內子之姑也  
故於君爲內姻余初學詩從君問宗法得讀君詩手錄數  
百篇嗣君道出武林爲肱篋者所罄稿本失其半今與所  
著易象類通及他未刻書君嗣思皆攜之河南而余所手

錄者尙存篋中君初名颿字無恙罷官後疑獄疊起幸以無事乃追感疇昔以布颿無恙爲宦海風波之餘生也因以字行子一恩女一適同里王某

舒鐵雲傳

君姓舒氏名位字立人又字鐵雲直隸大興人曾祖勲邑庠生祖大成康熙庚辰科進士翰林院檢討父翼廣西河池州知州以君伯希忠官江南寄孥于吳遂家焉誕之夕母沈夢一僧手折桂花稱從峨眉來故小字犀禪十歲下筆成章年十四隨父官粵之永福讀書署後鐵雲山因以自號南安入貢隨父出鎮南關迓使者賦銅柱詩相贈答弱冠登賢書值河池君喪僑寓湖州之烏鎮者十年旣從

王朝梧觀察之黔值南籠狃苗不靖威勤侯勒保統兵征之觀察身在行間君爲治文書勅侯見而器之恒與計軍事仲苗平勒侯移督四川爲經畧率三省兵攻白蓮賊與君約日子之才傳修期馬賓王流也從我遊軍葺治中別駕所以煩士元者在吾無憂君以母老道遠思歸辭曰昔温太真東晉之國士也絕裾違親爲論史者所惜吾豈以五品官而置七旬垂白于八千里外乎謝侯南歸貧無以養恒負米湖湘間歲一歸省母旣又客雲間秣陵會稽地較近輒數月一歸省中嘗一遷嘉興再遷蘇州九上春官皆下第遂絕意進取淮南巴君重君才延之並爲刊所著詩乙亥十月君在真州聞母喪戴星而奔不納勺飲者彌

月以哀毀卒死孝也君性情篤摯好學不倦於經史古文無不讀尤喜觀仙佛怪誕九流稗官之書一發之于詩國子祭酒法式善以君與嘉興王曇常熟孫原湘爲三君作三君詠善書各體皆工雖倉卒點畫不苟能吹笛鼓琴度曲不失分判所作樂府院本脫稿老伶皆可按節而歌不煩黠竄君在勒侯戎幕苗女從征者曰龍么妹甚佚麗侯欲以歸君君辭曰非所堪也君之爲詩專主才力每作必出新意嘗言自漢魏至近人詩鮮不讀者非盡其才無以立也不作可也作而不傳猶不作也故君所作瓶水齋詩不沿襲古法而精力所到他人百思不能及非其性情篤摯所見端歟余交君久婁東蕭君掄久客余尤與君善君

旋吳必過余與蕭君作數日談故知君較深君燕產也先  
世久宦無家母久居吳安焉君生卒皆在吳友人謀葬於  
吳並於武林謀著籍焉從君志也子三昌枚鎮樓祖椿女  
一  
陳文述曰乾隆嘉慶之際詩人相望歸愚守宗法隨園言  
性靈學之者衆未有能盡其才者君獨以奇博夙獲橫絕  
一世余所識詩人衆矣必以君爲巨擘焉至性過人殉母  
以死詩人實孝子也可悲也夫

楊蓉裳員外傳

君名芳燦字蓉裳江南金匱人以拔萃科試高等選甘肅  
伏羌令擢靈州牧入京爲戶部員外郎以母憂歸卒於蜀

君天姿英絕年甫冠所爲詩文已爲藝林所重與弟荔裳  
有二楊之目及官伏羌卽值田五之變田五者回民之譎  
驚者也聚石峯堡以復新教惑衆謀作亂未期而事洩遂  
由海城攻靖遠破通渭戍都統參將於高廟山合數萬人  
攻伏羌伏羌當秦隴之衝城中回民雜處君外輯軍民內  
杜間諜獲馬中驥等數人誅之其良者君拊循激勸咸願  
助君堅守居民以回也疑之君曉以大義民與回遂和璧  
畫甫定而賊大至君隨機空設方略應之與下同甘苦當  
矢石之衝者四晝夜援兵至圍始解賊不得越伏羌而東  
乃退守石堡會大將軍阿公制府福公統禁旅至秦蜀兵  
亦先後雲集築長圍以攻遂破石堡是役也非君以死守

扼其衝必蔓延四出不可驟定論者比之睢陽玉壁焉事  
平論功擢靈州牧時荔裳已由中書舍人從大將軍福公  
征廓爾喀與君遇於靈州逾年軍事平荔裳以觀察擢甘  
肅藩司君例應引避不樂外任乃入貲爲戶部員外君故  
工駢體文及官京朝多暇日所爲文益宏整典重京師有  
大著作必假君手君有請必應文不加點日常數千言輦  
下數才人者君爲舉首後生寒畯多被容接士論翕然歸  
之纂修會典克舉其職會荔裳卒於蜀太夫人繼逝君乃  
南歸君之歸也貧無以自給則西之秦主講關中書院者  
數年繼又之蜀客蜀者又數年修四川通志會季弟蘿裳  
令緜竹遂至緜州以嘉慶乙亥冬卒於緜州君與人平易

無疾言遽色而外和內介生平未嘗有失德文人之敦行者莫君若矣所著真率齋集芙蓉山館詩集文集各若干卷行於世子二夔以嗣從兄掄後女二一適同里秦氏一適虞姚張氏

陳子曰余之識君也在辛酉春以計偕留京師先後與君過從者五年君怡聲緩步使人浮氣皆歛而身居圍城乃忠義奮發卻敵全城爲國家保障洵賢者不可測矣君弟荔裳以書生從軍絕域勒銘二萬里外及官蜀適白蓮教不靖與軍事相終始所著桐花館詩與兄媲美論文人者二楊其不易及哉

蕭樊村傳

蕭掄字子山祖籍蘭陵本蕭梁後人世居太倉樊村涇上  
又自號樊村少與兄百堂齊名有婁東二蕭之目從嘉定  
錢竹汀宮詹遊所學皆有根柢嘉慶戊寅七月朔以疾卒  
余之始識君也在丙寅秋時余攝篆吳淞訪君於家東芸  
主簿所延之署齋令兒子裴之從君受業次年受代偕歸  
吳門先後客子蘭臺聚齋者十二年余少年所爲詩瓣香  
梅村多傷繁富君謂予曰君之詩春華有餘秋實不足獨  
不聞蒲柳之姿望秋先零松柏之質經霜彌茂乎願捐棄  
故技更受要道也余始憬然乃更究心於漢魏李杜韓白  
蘇黃諸家之作有未合者君糾摘不遺余力余必卽時改  
定君旣樂余之虛衷余亦愛君之直諒歷十二年如一日

乾嘉以來海內論古文者推桐城姚姬傳先生君得其指授獨有會心於震川尤有神契以清微簡潔爲宗余集中所存諸篇多就君商榷君子師度侍君讀書吳門旣爲博士弟子未授室先君卒君性耿介客余所不妄交一人有慕君者多介于識君有以詩文就正者君知無不言無面諛無腹誹故人咸敬而畏之所著若干卷女一遺腹子一陳子曰余來江南得執友二人其一舒君鐵雲其一卽樊村也鍊雲死樊村與余言必流涕見其後人必諄諄以家學相勗今年余臥病樊村自婁東來視惴惴惟恐余病不起樊村歸余適以事至婁恒就君詢起居孰知病者起不病者竟逝也海內更無以道德文章相勗者矣悲夫

常熟陳氏五世鄉賢祠記

余旣宰常熟之明年許君曾德介趙君同鈺以本宗陳氏五世鄉賢祠記爲請會公事叢雜未之應也旣謝事歸吳門復介趙君書走謁毘城曰曾德將爲先世鄉賢建專祠請列祀典有年矣先生再蒞敝邑且於陳氏有宗盟之誼祠堂之記非先生爲文無以增鼎俎之重乃不敢辭按世系曰宋温州儒學教授元大爲樞密直學士襄五世孫寔始自閩之侯官遷常著四書講義行世學者稱北山先生曰明浙江慈谿教諭播以治心正倫爲教士民悅服沒祀名宦則元大之六世孫也曰明河南按察使遘官御史以疏掾同官忤張璉桂萼拜杖謫官及官按察以忤大璫拜

杖削職九廟成詔復原官不起居鄉佐邑令築城捍禦倭寇者則播之子也曰明廣州知府國華官南京刑部郎中以不撰張江陵賀啟忤上官左遷及官知府將擢海道以忤權貴中蜚語改調歸里九與賓筵一堂五代者則邁之孫也曰國朝進士祖范未廷試知鄉先達欲推挽之托疾歸與修江南通志主紫陽敷文安定雲龍書院講席乾隆中舉經明行修第一以老不就賜司業銜采所著書入四庫國史有列傳者則國華之五世孫也昔晉之三覽六世以名德著稱唐之王通七世以經濟明道載在史冊論者美之今陳氏自元大逮祖范歷年六百十有四世而氣節理學後先相望惇史所載志乘有光非僅氏族閭

里之榮也祖范出嗣之曾孫曰許曾德既以其子元廣歸承大宗又以五世鄉賢請建專祠而乞余爲文以記之貽謀燕翼古人所稱有述先德而思繩武者乎更將爲後嗣子孫易之

印譜記

吾鄉以摹印名者向推龍泓老人以金石鐘鼎法入石最爲古質得其筆法者黃小松奚鐵生家秋堂咸推高手集其成者族兄曼生也余與兄同客瓊嬛同居京師同官江左得兄刻遂多因得徧識海內善刻者得一二字皆碎瓊斷璧也旣爲譜其次第復爲文以記之亦足見生平蹤跡云爾

一名印七曼兄刻者三曰文述私印曰陳氏雲伯曰陳文述印章孫古雲刻者二曰陳印文述曰雲伯一字英白屠琴鳴刻者二曰陳文述印曰雲伯甫兩君皆學於曼兄者也

一收藏印三曰錢塘陳氏鑒藏曼兄作曰碧城仙館藏書高爽泉作曰錢塘陳氏頤道堂珍藏書畫印嘉定錢拜石作

一封識印一曰陳文述印宜身至前迫事母閒願君自發封完印信曼兄仿漢人刻

一別字印四曰元龍犀泉爲余仿袁通白燕印作也曰遜盦猶曼兄字翼盦荔峰兄字復盦也曼兄在京師刻有款

識印曰適菴會觀同日作也曰退菴刻頤道堂詩文以此  
自署明乎進退之義而作倪子同刻

一自署印十一曰團扇詩人以團扇詩受知於阮學使也  
曰琅嬛弟子以問字於學使師也師仿張茂先事署藏書  
之室曰琅嬛仙館曰碧城外史以碧城仙館署集也皆曼  
兄作曰蕊蘭書記以在京師爲揚蕊淵李晨蘭兩女史任  
校錄之役也項友華作曰洪厓先生學仙也曰曇鸞弟子  
學佛也過婁東禮曇陽仙子祠讀徵信錄云爲曇鸞後身  
志皈依也鳳洲兄弟猶師之曰小鷗波亭長志管姬湘玉  
來歸也曰南屏居士病中知前生爲壑菴僧而作曰萬花  
小隱西湖舊有此園名因以爲名皆思歸之意也曰華頂

之雲以余字雲伯也曰頤道居士則因重刻詩文集以頤道堂著目也

一官印六今之官印鉅不用於撰著文字余宦轍所至以他印志之曰青村長奉賢作曰尚湖漁長常熟作曰吳淞長寶山作曰雙江閣主人上海作曰管領瀛洲崇明作曰無雙亭長江都作

一齋室印三十七曰綠鳳樓施石樵作少年以名其詩也曰金雁齋高犀泉在清江作以夢金色雁集承塵上也曰碧城仙館琴塢在京師刻中年以名其集也余先有碧城仙夢圖曼兄又爲刻碧城仙夢印也曰曼雲吟館與曼兄同在武林節院孫淵如觀察爲題此四字曼兄刻之並刻

西湖曼雲印也曰秋雪漁莊久居京師不得意思歸隱西  
溪而作曼兄刻曰花海扁舟曰花源艸堂古雲作花源花  
海皆西溪也曰萼綠華齋友華作亦花源花海意也曰桂  
葉書堂曰若華山館皆曼兄作曰梅花村曼兄作溯婁東  
詩派也曰茱萸館曰散花室犀泉作懷兄弟志禪悅也曰  
玩齋軒曰六琴軒古雲作以曾作睂賦及六琴銘也曰蘇  
舫犀泉作曰無雙花月樓爽泉作曰月地花天畫舫古雲  
作皆初至吳門作也曰小瀛舟吳淞作曰琴河畫舫虞山  
作曰月林花泊瀛洲作皆拜石作曰玉樹堂江都作則故  
人張老蘊作也曰辟疆館得辟疆館碑於西米巷也曰吉  
墨齋古雲刻以見貽以識收藏金石文字曰醉盟三十六

鷗水榭以匹曼兄夢飼千八百鶴草堂戲也若周草窗以  
瑪瑙寺行者匹水晶宮道人也曰七子詩壇吳門作七子  
謂朱綬沈傳桂王嘉祿吳嘉淦韋君繡潘曾沂彭蘊章也  
曰南屏精舍曰壑菴夢中知前世爲壑菴僧也曰靈鷲山  
房亦南屏意也曰頤道堂印曼兄作重刻詩文悔其少作  
易此名也曰注晉書齋以何法盛十八家之書尙有存者  
仿裴松之三國志注注之尙未卒業也曰晚學齋凡二一  
曼兄作一董小池作生平未嘗學問刻此以自勉也曰松  
影菴曰棲雲閣擬營此菴於焦山其上爲樓雲閣也曰停  
雲水榭僑寓秦淮河上作曰青柯館以桐名曰翠樾軒以  
槐名曰湘雨軒以竹名曰曼香春霽以梅名然皆神慮意

園之類或以平泉梓澤例之謬矣

一雜刻印六各就所宜用之於詩爲多曰詩卷長畱天地間少陵語也曰新排十五卷詩成香山語編詩適至十五卷也曰太華夜碧人閒清鐘司空表聖詩品語樊邨以評余詩也曰玉臺宮體則編碧城詩用之曰表章貞烈激揚忠孝松壺序余頤道堂詩語曰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則用曹子建語以志慨焉

一雜刻印不用於詩者十二曰白華朱萼束皙補亡詩中語志養親也曰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諸葛武侯語也曰兒女深情團扇詠英雄本色寶刀篇揚州張處士贈句以余少年有此二詩也曰讀河渠書上海漕議以余嘗從事河

塹又應 詔議海運可行也曰黃老爲師莊列爲友苦涉世無味以此自勗亦退菴意也曰管領湖山花月士女文章犀泉題余琴河官舍楹帖之一以琴河女士多以詩文相商榷也曰岱頂題名洪河滌筆長城走馬滄海浮槎曰北涉烏灤南浮滄海春遊茂苑秋泛秦淮記蹤跡也曰玉局修書壑菴招隱琴心悟道花影譚禪則莊子逃虛空之意也曰第一樓頭飲酒無雙亭上看花北地幽州馬客西溪煙水漁家則自題小影句也曰前身原是壑菴僧病中知其前生自題句也印二其一以與松壺子曰前身是玉局修書使者則雲間友人爲扶乩之戲知之玉局耶壑菴耶吾不得而知也某印某人作則不及悉考矣

一吉語印四曰天鹿辟邪仿船山鎮惡印古雲作曰神仙眷屬曼兄作曰飛鴻延年曼兄仿漢瓦作在京師以贈別也曰郭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廣成子居空同萬八千年則西湖歲寒巖石刻東坡齋拜石刻以爲張老之頌也嗟乎壇山癸巳之刻岐陽甲乙之鼓响樓嶧山之碑郁閣之頌豈不欲表其文章傳之後世哉後之人不見其石見其文如見石也則吾之刻諸印者巨細雖殊意之所存亦欲使後世髣髴其人耳

珠明寺應真示現額記

吳門珠明寺劫自晉永和元年明季及國初爲巡撫駐節地順治十一年中丞周公國佐見應真不見得宋紹興

中所刻五百應真碑於後圃土中寺因以復詳見錢竹汀  
宮詹所撰重刻碑記則夢泉松蔭兩上人有力焉數年前  
有張姓者寄筭寺樓塵封久矣寺中人往往見異僧袒肩  
聯臂行跡之無有詢諸張出之則沉香刻五百應真像蓋  
尙衣某君刻玉像以進 上方茲其範也廣林上人松蔭  
弟子也適住斯寺乞於張供諸殿後之壁乞余書額余曰  
此亦應真示見也因敘其事書以應之嘉慶庚辰三月

玉樹堂跋

三輔黃圖載甘泉谷北岸有槐樹今謂玉樹楊震關輔古  
語謂相傳卽揚雄甘泉賦所云玉樹青蔥也國史纂異亦  
載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

玉樹則槐有玉樹之名矣江都官署聽事後有古槐大逾  
合抱根榦盤峙千年物也相傳以爲有神朔望焚香其下  
因以玉樹名堂並誌顛末俾後之居斯堂者有所考焉